“青蒿抗疟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 夏慧 文/摄

屠呦呦因青蒿素获诺奖已是多天前的事，但随着近日本报《高邮与“中国神药”青蒿素渊源深厚》《“我曾接待过屠呦呦”》等文章的陆续见报，本地一些曾经见证或者参与研究青蒿防治疟疾的老人们内心却依然无法平静。

日前，记者在市卫生计生委中医管理科科长葛余兆带领下，走进部分老人当中，听他们讲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记忆最深的就是大搞中草药‘四自’运动”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屠呦呦曾从高邮步行20多里至当时的龙奔公社实地调查青蒿治疗疟疾的效果。17日，记者慕名来到卸甲镇焦山卫生室，并见到了当年龙奔公社焦山大队赤脚医生、今年69岁的郭桂生。

“要说青蒿防治疟疾还要从大搞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运动说起。”郭桂生回忆说，1969年，全县办起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1.5元，但实行了半年之后发现，每个月分配的药只能维持半个月。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难题，全县开始大搞中草药“四自”运动，鼓励群众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

“当时我们焦山大队中草药种植很出名，1970年，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卫生室是全县中草药‘四自’运动一个试点。”郭桂生介绍说，作为大队里的赤脚医生，当时他和另一名赤脚医生顾文海（后任县卫生局副局长）不仅种植中草药，还根据《本草纲目》等古医书研制出一些丸、散、膏、丹、粉等，供群众使用。

“后来疟疾在高邮大流行，我们起先是每天将青蒿下水‘汆一下’，煎成青蒿汤给群众喝，进行预防。由于味道像苦胆，不少人都不愿意喝。”郭桂生告诉记者，后来他们又研究出了简易的青蒿针剂。“那时我们都是先注射到自己身上，证明没有毒副作用后，再用到病人身上。”

在由葛余兆提供的1978年5月5日出版的第147期《江苏农业科技》中，记者在第四版登载的《青蒿可治间日疟》一文中看到：1969年我们在全县开展中草药群防群治中，发现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应用青蒿治疗疟疾有一定疗效……

采访中，郭桂生还介绍说，在大搞中草药“四自”运动中，为了广泛宣传发动，鼓舞大家的信心和士气，他们还编了不少歌谣，例如“草药验方，备战备荒，平时治病，战时医伤”“疟疾骨蒸痨，早点喝青蒿……”等等。

“我们是一对共同奋斗的难兄难弟”

据《高邮市卫生志》记载，197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蒿抗疟科研工作座谈会上，高邮县被确定为全国青蒿抗疟科研协作单位。除了《“我曾接待过屠呦呦”》一文中曾介绍过的陆子遗外，当时高邮青蒿治疗疟疾科研小组成员还有如今63岁的张有龙和60岁的朱甫恒等。

“1975年，我们俩一起被抽调到二沟公社卫生所参加青蒿治疟疾科研组工作，主要负责采药制药。同年，北京来了2名科研人员，我们俩就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张有龙回忆说，在科研人员的要求下，起先，他们只将新鲜青蒿洗干净捣成汁，约二三两一小杯给病人喝，能控制病人的发热状况。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将采回来的青蒿晒干，碾成粉，做成水泛丸给病人服用，效果并没有新鲜汁好。后来，他们又通过将青蒿放在75%的酒精里浸泡、渗滤，再放在日光下晒的方法制成膏，并把膏加工成片剂，名叫青蒿浸膏片。“没想到青蒿浸膏片比青蒿汁还有效，当时我们非常激动。”

“那几个月，我们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光着脚丫到处采集青蒿，一来一回十多里的路。回来后，再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药物研制，忙到深夜是常有的事，但我们俩从没说过一个‘苦’字。”张有龙告诉记者，但有一件事，每当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那是1975年8月，‘七省二市’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前一个星期，压片机坏了，无人会修。经过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兴化有人会修，我便和朱甫恒抬着压片机，乘船赶去兴化。谁知那里也没人会修，我们便又乘船赶到戴窑，一来一回3天。”回忆起往事，张有龙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当时，在修理压片机时，朱甫恒不慎碰了一个短路的电灯泡，人‘砰’的一声就倒下了，我吓了一大跳，赶紧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方法抢救他，所幸人最终没事。”

“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我乘拖拉机拉煤炭，快到医院了，驾驶员由于操作不当，一不小心拖拉机头翻到了河里，当时我磕得头破血流。”朱甫恒告诉记者，为参与研究青蒿治疟疾，他没有退缩，还是和张有龙一起共同奋斗到最后，“现在回忆起来，一切都是值得的”。

“诺奖颁发给屠呦呦，我们与有荣焉”

“当听到屠呦呦凭借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后，作为曾经参与者、见证者，我与有荣焉。这个奖既是对屠呦呦的肯定，也是对当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的肯定。”如今已75岁的原二沟公社卫生所负责人沈学足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疟疾大流行，二沟公社卫生所也曾运用中草药青蒿进行防治疟疾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好多地方的人都来参观学习。

“医院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人。”沈学足回忆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的两件大事：一是北京的2名科研专家（一个叫张明儒，一个叫沈联慈）曾在他们医院驻扎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临床试验；二是“七省二市”会议在他们卫生所召开。

朱甫恒和张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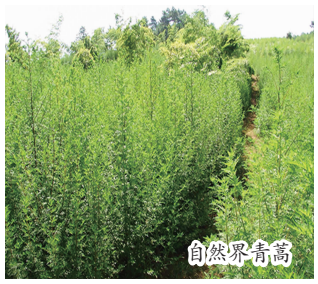
“当时，为了方便2名科研专家进行临床观察，我们多方说服疟疾患者进行住院治疗，并将他们分成2个组，一组使用奎宁类药物，一组使用青蒿制成的药物，并认真记录对比患者的症状。”沈学足介绍说，最终在2名科研人员的指导下，研究出了青蒿浸膏片。“这种片剂效果不错，病人服用后，不仅发热发冷症状没有了，病人体内的疟原虫也没有了，充分证明了青蒿治疗疟疾有效。”

原高邮制药厂负责人71岁的李荣耀也曾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邮中草药运动十分红火，一些报纸也做过相关报道，不少外地人慕名向我们寻找一些中草药。那时只要有人要，我们就给他们寄。”说着，他还向记者提供了两份珍贵材料，一份是1978年4月由高邮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科教组编的《高邮医药通讯》，其中名为《坚持发掘医药宝库 大搞中草药“采、种、制、用”群众运动 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一文中提到：那时高邮县中草药运动蓬勃发展，“采、种、制、用”水平不断提高，全县有计划种植中草药1700多亩，200多个品种，80%的大队都办起了土药房，自制各种中草药制剂150多种，为群众防病治病，逐步改变了当时缺医少药的状况。另一份资料是1970年6月高邮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汇编的《验方草药手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青蒿样子、功效以及疟疾治疗方法。

“这两份资料是对当年那段特殊的历史的最真实记录，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在我的心目中，诺奖颁给屠呦呦也是对那段由千千万万人共同谱写的历史肯定。”李荣耀感慨道。

连续报道

《健康报》介绍王琦在邮参与青蒿抗疟往事


自然界青蒿

近日，记者从10月15日《健康报》6版看到由该报记者王宁采写的《高邮青蒿治疟疾被赞“搞得好”》一文，文中高邮籍“国医大师”王琦向《健康报》记者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高邮参与青蒿抗疟的一段往事。

文中，王琦回忆了他当年在高邮县卫生局医药科研组与高邮县卫生防疫站钱道宏等人一起参与青蒿治疗疟疾科研工作的往事。当时，他们开展并收集了从1969年至1975年公社和大队应用青蒿防治疟疾共125例，并把具有寒战高热、定时发作、头痛、汗出热退的典型临床症状以及血涂片经瑞氏染色找到间日疟原虫者列入观察对象，采用煎（水煎煮）、冲（沸水冲服）、榨（绞榨取汁）、泡（沸水冷却至60℃浸泡24小时）四种不同的剂型进行比较，得出以绞榨取汁低温服用最有效，且青蒿对疟原虫不但有治疗作用，还有预防作用。其研究结果发表在《新医药》1975年第五期，由王琦、钱道宏等联合署名。

文中，王琦介绍，在研究期间，原国家卫生部下属中医研究院曾两次派人来到高邮县访问调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还称赞“高邮搞得好”，肯定了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并要求中医研究院与高邮合作。国家“523”办公室研究报告也多次提及高邮在青蒿素的研发过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

葛余兆 黄奇骏 夏慧

责任编辑 郭兴荣

让古城系住乡愁

□ 黄士民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在城市建设时，我们都会考虑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地把城市的记号留下，留下历史的痕迹，留下历史的脚印，留下一些远远超越经济生活的符号。实践充分表明，一个文化被动发展的城市，一定不是优秀的城市。高邮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应当说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滋有味的城市。基于此，市委、市政府决策，在全市上下推进“四城同创”，其中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是用心挖掘历史、精心传承文化、有心展现民风之举，是一件让古城系住乡愁的大事。作为一名城建人，在参与工作的同时，产生以下思考。

要唱响一首老歌

多年前，台湾歌星童安格以一首《把根留住》风靡华语乐坛，曲调悠扬，歌词贴切，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让血脉再相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进程中，“把根留住”应当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历史文化是城市的重要滋养，更是城市的根与魂，我们要留住生生不息的运河文化，以这条母亲河为纽带，延伸和光大沿岸、沿线的历史与文明；要留住栩栩如生的地域文化，主打“红与绿”：“红”即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红色基地，“绿”即历史久远的邮驿文明，如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胜利广场，界首的华中雪枫大学旧址、界首驿等；要留住熠熠生辉的故里乡贤，传诵《鹊桥仙》，唱响“西楼曲”，扬王氏父子风范，传韦氏父子厚德；要留住鼎鼎有名的建筑文化，保护和巩固“国保”“省保”级文物，加快落实城南、城中、城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做好北门大街的保护与修缮，恢复瓮城，推进龙虬庄遗址公园建设；要留住啧啧称奇的饮食文化，如被乾隆皇帝夸赞的秦邮董糖、界首茶干和世界一绝的一蛋双黄等等。同时，要留住那些有温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弘扬高邮民歌、临泽高跷、卸甲木偶布袋等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化，留住根脉，留住精彩，留住乡愁，让邮城永远是有温度有记忆的古城。

要讲好一个故事

一则传奇故事、一个历史人物或许就能让城市拥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中，我们要讲好高邮故事，着力于传说的整理、致力于传奇的挖掘，形成有深度的历史传记，让每一条河、每一道桥、每一口井、每一棵树、每一座亭都能讲述昨天的故事。要不断寻找、挖掘故土、故人、故事和民风、民情、民俗，形成像“秦邮八景”那样美丽而生动的传说故事，对当铺、水部楼、北市口、百岁巷、一人巷等重要建筑和节点的前世今生，通过整理加工，让凝固的古建筑发出声音、生动起来。要加快旅游文化的培植，形成像“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那样更鲜明、更鲜活的城市旅游宣传语，放大马棚湿地公园、界首芦苇荡风光等具有自然禀赋的旅游资源优势。同时，注重推出类似“三考秦观”这样带着本土气息的故事，让旅游成为推介高邮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要绘就一幅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的，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城市与文化是共生的，我们要绘就传历史文脉、护古城血脉的申报画卷，绘就“崇文尚德，求实创新”的精神画卷，要精心筹划，专心谋划一系列反映高邮历史文化、乡风民情的宣传片、文学作品，要加快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解读工程，推进雕塑文化、广场文化和群众文化建设，加大历史文化名人雕塑的推出力度，加快文化设施的完善，让一家书店、一幅书画、一句公益广告成为高邮的文化地标，让文化的心灵有落脚之处。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立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的确，一座没有文化和特色的城市，是平庸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也是没有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城市。高邮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好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可识别性，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古城不仅有深度、厚度，而且有新的精神高度。

名城 名城人 名城风范